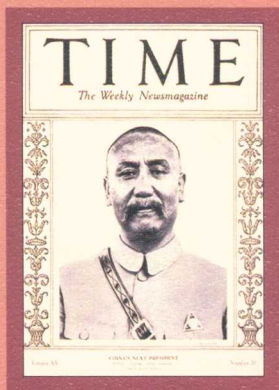


民国山西读本·政闻录



苏华 何远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民国山西读本

政闻录

苏华 何远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山西读本·政闻录 / 苏华, 何远编. -- 太原 : 三晋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457-0786-1

I. ①民… II. ①苏… ②何… III. ①地方政治—史料—山西省—民国 IV. ①K2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2963号

民国山西读本·政闻录

编者: 苏华 何远

责任编辑: 任俊芳

装帧设计: 方域文化

出版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址: <http://sjs.sxpmg.com>

经销者: 新华书店

承印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410千字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7-0786-1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韩石山

这是两个有担当的人，编的一套有担当的书。

何为担当？说白了就是，一副担子放在那儿，于国有益，于民有益，于自己有益无益，全看你怎么看，这时候你愿意不愿意挑起它，甩开膀子往前走。愿意的，就是有担当。担当需要力气，也需要见识。两相比较，见识比力气更为重要。

这套书的两位编者，他们的见识高在什么地方？

高在他们的眼光。

要谋山西往后的发展，须对山西的过往有个真切的了解。古代的山西，有或厚或薄的典籍，眼下的山西，有各式各样的报刊，不难寻觅，不难省察。而不远不近处的民国时期，是历史的延续，是今日的既往，传闻甚多，蔽障亦甚多，难明其真，难察其详。敢不敢探其真相且公之于众，这就不仅是眼光，还须有几分胆略了。

认定的事情，就要去做。

要做就做他个风生水起，大气磅礴。

于是两人，翻检旧籍，穷搜旁绍，查找资料，精心筛选，编选了这套《民国山西读本》。规模不能叫小。一套三册，分别是《政闻录》《考察记》《旅行记》。用意大大方方，也明明白白，就是让有兴趣的读者，看了这套书，通过其时人士，政闻、考察、旅行三个方面亲历亲为的记述，对民国时期的山西，有个大致的也是质感的了解与理解。为了避免因情感的黏连导致笔下的袒护或歪曲，三本书中，一律不选山西人写的文章。他省人士，包括部分外国人士，亦多选学者与专家的记述。

这一自定的律条，增加了全书编选的难度，也增加了全书的公正与可信。

全功既竣，苏华先生嘱我写序，没有多考虑就答应了。原想随意翻翻，窥知大概，写篇两三千字的文章不是难事。是为二位编选者的精诚所感动，也是为书中的文章所吸引，一翻起来就放不下。十多天里，几乎是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虽耗时费力，我仍要说，这样的通览，是舒畅的，也是值得的。

何必那样看重专家，起初我还有点疑惑，看过之后由不得感叹，专家就是专家，不佩服不行。

说个最简单的事情。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居住太原，差不多三十年了。东山去过，西山也去过，东山西山有什么差别，就说不上来了。丁文江先生是中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一九一三年他与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Solgar)沿正太铁路作地质考察，十一月下旬到达太原。来时路过东山，到太原后又去了西山，一眼就看出了两山的差异：“城东十里，城西二十里，都是四五百公尺高的石山；石山边上，

都是黄土。但是我们看见东山边上的黄土，比西山又多又厚，足见黄土是西北风吹得来的。”（《考察记·太行山里的旅行》）

也是这次考察，丁先生在地理学上有个新发现。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做大河之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这就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也是次考察，丁先生“天天同梭尔格钻土法开采的铁矿洞子”，过后断言，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零点六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

读此书前，我就知道，民国年间山西有“模范省”的称誉。中原大战之后，阎锡山在山西推行一套新政，简言之物产证券、兵农合一、土地村公有。这些新政，到底实施了没有，实施了效果又如何。过去总是似信似疑，看了书中的几篇文章，可以说，像土地村公有这样的新政，怕就从来没有实施过。

一九三五年双十节前的一个星期，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吴景超与蒋廷黻两先生，应阎锡山之邀，来太原考察并商谈“耕者有其田”诸问题，跟阎的谈话中，吴明确提出阎的这一土地政策，几乎没有实行的可能性：“土地村公有办法中，对于很重要的两点，一为如何判断地价，二为偿还土地公债年限，皆无规定……对于保障农民生活程度，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阎“对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能认为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疑虑”。（《政闻录·阎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

土地村公有如此，物产证券，兵农合一，怕也难以落到实处。

这些新政未见得实施，并不等于“模范省”的美誉是虚妄。

书中,无论是民国初年的政闻,二十年代的考察,还是三十年代的游踪,都有称山西为“模范省”的文字记载。可以说,从民国初年,到抗战爆发前,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山西一直都“模范”着。

模范在什么地方?在教育与治安上。教育之好,下面将谈到,治安之好,可举古人类学家杨钟健的说辞:“山西是所谓模范省,向以地方治安好著名。”(《考察记·在黄土沟中——山陕旅话》)

这两项,不是并列的,应当说教育是因,治安是果。虽说这因与果的联结不是那么分明。

可以说,阎锡山执政初期,就开始实施一套国民教育的政策。后来卓有声名的国民师范学校,最初就是为了培养乡村国民小学师资而设立的。一九二一年十月上旬,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曾来太原考察山西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调查社的王卓然先生随行,十月六日参观国民师范。“到该校之后,先到接待室少休息。教育厅长虞和钦先生先到招待。是校校长是个混成旅旅长兼着,姓赵名次陇。听说他是阎督军的灵魂,人极精明强干,做事很有魄力。平时不常到校,校务皆由教育主任主持。据谈话所得,知道这个国民师范,专为应施行强迫教育,教员不足用之急而设立。修业期间为二年。由民国八年办起,现有学生一千四百人。已毕业四百余人。惟学生二年毕业后不能转入初级师范第三年级。第一为使学生出去当教员,第二因初师一二年级功课,与国民师范二年间所修的功课大不相同。”(《考察记·陪孟禄考察山西教育记》)

赵次陇就是赵戴文。一九二一年,一个师范学校竟有一千多名学生,这规模可谓惊人。不是快速培养师资,不会这样大张旗鼓,强

制推行。

后来成了著名学者，当时还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的冯沅君（淑兰）小姐，一九二二年毕业前夕，曾与同学来山西考察教育，对山西当年的教育情形，有如实的记载。不全是称赞，也有她的讽谏，显得更为真实：“山西是有教育模范省之称的，是教育号为普及的，但实际上观察起来，办学人所抱的理想，期望造就出来的人才，是军国民主义的国民，不是德谟克拉西政治下的国民。教育是随军人的意志转移，并没有转移社会的力量。”纵然如此，她仍说：“想山西教育这样平平安安的办下去，经济上不起恐慌，在中国几乎难找到第二个……我始终觉得山西的教育，是有发展的希望的：一是人民很富庶，二是行政当局对于教育事业有提倡的诚意。这两种好的机会，都是他省所不能及的。”（《考察记·晋省学校漫记》）

教育是慢功夫，也是根本的功夫。

阅读中，随时有撩起我兴致的地方。比如我所住的南华门一带，过去是怎样的情形。北大教授陶希圣在《太原见闻记》中说：“有两处是游人驻足的地方。一是海子边，一是南华门的树林下。林下游人或是静坐，或是打拳。静坐林下，颇有出世禅的风味。”冯沅君在《晋省学校漫记》里，也说到南华门附近的一所农业专门学校：“校舍异常宽敞，面积约有二百馀亩。左侧院门题曰‘蔬圃’，院内有养蚕、缫丝各室，又有种菜的园子和一个极大的人造林，据说已是十几年了，尚且粗不盈把，足见任何事业，都不是容易做的啊！右侧院门题曰‘杏园’，中间所种的，多是能开美丽的花的植物，并有几座台榭和清池、小石桥，颇有昔人园林的风趣。”这是一九二二年的事。抗战爆发，太原沦陷，这一带辟为体育场，解放后称之为杏花岭

体育场,现在呢,是几座高高的住宅楼,楼下是商场与店铺。

不足百年,清池小桥,化作高楼大厦,这巨变该说是沧海桑田,还是桑田沧海,怕就一言难尽了。

一套有担当有品位的书,而能不时引撩起你一探究竟的兴味,可说是这套书的编者,给我们的一点可爱的礼品。我不知道,是编选时的有意为之,还是原本的学术兴趣里,就有这样可贵的因子。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读者的福分。

历史的发展,总是前进的,这,谁也不会有什么疑义。然而,为一个更为灿烂的明天,适时地回顾一下既往,不说给我们力量了,至少也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借鉴,有趣的谈资吧。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日于潺湲室



民國山西讀本

政 聞 錄

目 录

韩石山 序	一
孙中山在晋讲演录	
谋建设须扫除旧思想	一
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	五
当前急务在实行民生主义	六
山西赞助共和之功	九
军人的责任即在国防	十
共和国体与专制国体不同	一二
附录:太原之游(吴铁城)	一四
胡 适 太原观察	一七
附录:胡适忆太原演讲(胡颂平)	二〇

杜 威	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	二六
经亨颐	在晋与会日记	三四
孟 禄	学生成功之要素	四八
孟 禄	学生之机会与责任	五〇
孟禄与山西教育界人士谈话录		五六
孟禄与督军阎锡山谈话录		六六
戴昭然	我的晋军军旅生活	七四
[韩]金在天	亡国痛史(在山西铭贤学校讲演)	九八
陶行知	答山西铭贤学校徐正之先生书	一〇四
高一涵	哀山西	一〇八
吕 箸	山西庶政谈	一一二
叶恭绰	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	一三九
梁漱溟	陈敬棠 村政问答记	一四二
梁漱溟	山西之所见	一四九
梁漱溟	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一七二
邹 鲁	晋游感事	一七九
陶希圣	太原见闻记	一八五
宋士英	山西省的统治经济	一九七
吴景超	阎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	二〇三
顾一樵	太原之行	二〇九
黄绍竑	抗战开始与山西之役	二一七
方大曾	从娘子关出雁门关	二四一
范长江	吊大同	二四八
孟秋江	退守雁门关	二五六

孟秋江	大战平型关	二六七
徐 盈	踏上五台山	二八九
陆 诒	退守晋东	二九七
孟秋江	退出太原城	三〇一
孟秋江	晋南前线观察记	三一〇
何其芳	一个太原的小学生	三二四
李公朴	民主政治抚育下的五台	三三一
孔昭恺	艰苦奋斗的山西	三三七
赵超构	山西新姿	三四五
谢爽秋	晋省新政	三六四
张文伯	大家记住克难坡	三七二
金东平	山西省战时经济新设施	三七八
柯约瑟	与阎锡山谈话录	三八三
苏 华	编后记	三八九

谋建设须扫除旧思想

孙中山

(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在太原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

今天兄弟初次到晋，蒙诸君欢迎，实深感激！

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最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然古今来破坏甚易，而建设甚难。今日五族共和，天下一家，建设方法，非各省联络一气，同舟共济，万不足以建稳固之基础。况共和国已成立，而列强尚未承认，危险之状，纷至沓来，是全在我四万万同胞奋勇直前，不避险阻，不争意见，不尚权利，不分畛域，方可以达到真正共和之目的。

溯自前清入关以来，其第一政策，即以破坏团结为目的。故令各省自为风气，不相统一，久之遂成为一种习惯。厥后留学日多，省界之见，渐渐融化，而又日受外人之刺激，始知困沙之势，不足以

恃。于是联络一气，共策进行，始能有今日之良好结果。兄弟甚望我同志坚持此志，不少变更。盖中国现在时世，尚在危险时代，如各自为谋，不以国家为前提，无论外人虎视眈眈，瓜分之祸，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谋，而离心离德，亦难有成。是中国欲建巩固之国家，非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覬觐。然此种境遇，非从心理入手不可，必人人将旧有思想，全行消除，换入一副崭新思想，方能成功。即如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皆系共和未成以前之名词。今民国成立，目的已达，须将此种旧思想扫除净尽，才可以谋建设。

盖今是共和时代，与专制不同，以前皆依政府，今日所赖者国民。故今日责任不在政府，而在国民。必要我四万万同胞，一齐努力，方可以造成共和，自由幸福。且今日幸福，虽人人皆知，而幸福真谛，究竟尚未达到，此时不过有幸福之希望而已。但既有此希望，即须以此为目的，务必达到而后可享真正幸福。所以当建设时代，还要牺牲个人，为大家谋幸福。譬如破坏时代，要牺牲性命。今日建设，也要牺牲，且要比以前牺牲加倍。如不能牺牲性命，不能牺牲权利，则真正自由之幸福，即万万不能达到。所以兄弟今日甚望大家努力前进，勿谓破坏时代，须牺牲性命权利，建设时代，即可不必。此是兄弟今日之希望，我同胞其加勉之！

（选自《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标题为编者所加）

背

景

一九一二年九月九日，孙中山北上，袁世凯赐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和“全国铁路总公司总办”。九月十七日，孙中山一行赴山西考察铁路、调查矿产。同行者有国民党华北党务主持人张继，原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景耀月，孙中山随行秘书吴铁城以及孙中山的顾问澳人端纳，北京政府亦派交通系的核心人物叶恭绰沿途照料一切。阎锡山则派代表谷思慎、梁上栋至京迎迓。九月十八日十二时，孙中山一行专车抵达山西境内岩会站，阎锡山亲在此站迎候，同车前行，下午五时十五分抵太原。九月十九日上午，山西各界在山西大学堂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在演说中，首先赞扬了山西响应南方起义、牵制清军南下之功。接着，针对民国成立后一些人的谋私利行为，指出“当建设时代，还要牺牲个人，为大家谋幸福”。九月二十日，孙中山先后出席了山西军界和社会各界多场欢迎会。在军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强调俄、日侵华的危险，指出“诸君人人皆能以国家存亡为一己存亡，何忧外患？”主张凭藉山西丰富的煤铁资源，“在山西设一大炼钢厂，造最新武器，以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在省议会、报界的欢迎晚宴上，孙中山即席建议：“从速调查户口，修筑模范道路。”九月二十一日，孙中山一行离开太原，在正太路途中下车参观阳泉煤矿后离晋。阎锡山再派梁上栋送孙中山至石家庄。

在山西考察后，孙中山一行乘车前往天津、唐山、开平、滦州、榆关等地考察；又自济南乘胶济路专车抵青岛，十月三日抵上海。十一月十四日，中国铁路总公司于上海开办，同时拟定《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九条。在这之后，凡有场合演说，孙中山必讲铁路。而袁世凯赐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和“全国铁路总公司总办”的头衔，正如早先那些明眼人的质疑和

忠告过的,不过是其所设置的一场骗局罢了。因为没有政府担保,没有任何一国的资本家或政府组织、机构肯借款给孙中山修筑铁路。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孙中山发动革命党人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七月二十三日,袁世凯终于“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下令“销去”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派人清查铁道公司账目,以一寸铁道也没建,而视察费用却浪费百十万两为由下令通缉孙中山。九月十二日,坚持了两个月的“二次革命”以一场灾难而告结束。革命党人纷纷逃亡国外,孙中山兴建铁路的希望和计划完全破灭。